

名家随笔



以豌豆之名

□ 蔡德林

如果没有下海,没有离开老家,我可能到现在还不知道外面的人把我们所说的豌豆不叫豌豆,而叫蚕豆,或者胡豆,或者罗汉豆。而他们说的豌豆,我们则叫“麦豌豆”或“细丸子”。

我的老家在荆州,地处鄂南湘北。我们对很多植物的叫法都是自说自话,与别处不一样。比较明显的除了豌豆,还有我们把杨树叫柳树,而把柳树叫杨树。

把杨柳弄混,似乎情有可原,因为“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诗经时代就已经杨柳并称,把它们混为一谈了。但把蚕豆叫豌豆,在别处的朋友看来,简直是乱弹琴。而我叫习惯了,还是改不了。

如果要追溯这种叫法的来历,只怕最熟悉地域文化、乡邦文献的人都会感到茫茫无头绪,但这么叫一定是原因的。我曾胡乱猜测,可能是蚕豆大量种植后,因为关汉卿的铜豌豆很有名,当地的读书人就这么命名了。

早年读到“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时,我脑子里浮现出来的就是这种与我们相知相伴的豆子。与铜豌豆近似的,我们叫“枯豌豆”,算是贫寒岁月的点心。

我们吃的枯豌豆其实大部分都是炒爆了的,少数没裂开的,吃得牙痛,就觉得那是一颗关汉卿了。枯豌豆再加一下工,是可以当菜肴的。炒爆后,趁热倒进冷水里,沥干后放入油盐酱醋、大蒜味精,一起翻炒入味,我们叫“焜豌豆”,是老农下酒的标配菜。

豌豆未熟时,取出米,嫩的爆炒,老的烹煮,都是时令蔬菜。当然也可以生吃。那时节,布谷

鸟叫得正欢,书上说它们叫的是“不如归去”,或者是“快快播谷”,而我们说它叫的是“豌豆巴果”。

书上说这种鸟叫得凄凉,是望帝杜宇魂魄所变,也就把这种鸟称作杜鹃;杜鹃啼血,浸染映山红,于是映山红也叫杜鹃花了。而我们听起来感觉却是欢快的,听到“豌豆巴果”清脆悦耳的叫声,就有好吃的了。

而今人在苏州,感觉苏州人更爱这一口,有个当地的诗人朋友说,没有蚕豆的春天是空洞的,没有灵魂的。苏州人叫蚕豆,四川人叫胡豆,鲁迅故里绍兴大约叫罗汉豆。

孔乙己吃的茴香豆,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豌豆。记得第一次去绍兴,找咸亨酒店,点的第一道菜就是茴香豆。原以为是什么了不得的美食,却原来就是几颗老豌豆煮了一下,远没有我们的焜豌豆好吃。

据说万物有灵,草木有心,这豌豆可能也知道我们给它取了各种各样的名字。上帝造了它,却没有给它取名,而是让亚当给所有的活物命名,还对它们行管理之责。

我们不必纠结于谁叫法准确,因为我们给豌豆取的名,都只能算小名,正式的名字要以拉丁文为准。一个叫林奈的瑞典人,创立了动植物双名命名法,成了国际规范。不过林奈取的名,我们叫不上来,也用不着。

叫小名亲切,我们对豌豆需要有这份亲切。本来我们给它取名,也是出于爱,因为我们需要它,爱它,才给它取名字。有的我们不需要,就叫它野草,或者杂草,我们都懒得给它取名字。

那么,豌豆知道我们爱它吗? 杂草知道我们

嫌弃它吗? 有人说,豌豆是不需要人类的,但人类需要豌豆。人类需要豌豆我知道,但豌豆是否需要人类,我却不知道。

而杂草,看上去对人类无益,还侵占庄稼的生存空间,吸取大地的养分,我们就毫不留情,必欲除之而后快。可是,我们是不是有点鲁莽,并没有完全洞悉大自然的秘密,大地生杂草,也许另有用途呢? 总觉得大自然的智慧在我们人类之上,大自然不会徒劳无功地做任何事情。

爱它,才给它取名字。我觉得那些代表动植物以及自然界发言的,也未免虚妄。本来,人类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强大到仿佛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自然。宇宙的均衡被打破后,百兽千禽,千红万紫,耀惹浩劫,人也将因此受难,这也是事实,已成共识。

因此人类跟自然的关系需要调整,过去我们自认为是“宇宙精华、万物的主宰”,现在自降身段,有的说要跟自然做朋友,有的说要跟自然的奴仆,诉求并不一致。但不管怎么样,人类总要生存,那必须得与动植物为食。

可是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那都是活生生的生命。具体到一粒豌豆,如果我们煮了来吃,却生不忍之心,那该如何是好。今天,我正以豌豆下酒,醉眼朦胧中,喃喃自语,说我读不懂豌豆。

我不知道它的正式名字,更不知道它来到这世界,有着何种使命,难道仅仅是为了养活我们? 困惑中咀嚼,越嚼越糊涂——也许,我和豌豆是互相供养的? 我活着的时候,以它为食;我死后归于泥土,它就以为我食了。于是,以豌豆之名,我宽有了自己。

楚韵荆州

平仄在诗韵的故乡

□ 汪剑平

荆州是一个具有千年历史的古城,丰富的遗存,灿烂的文化,使它焕发出独有的魅力。如果把古希腊文明比着西方文明的一颗明珠,那么以荆州为代表的楚文化则是一颗与之相媲美的东方皇冠。荆州是一个头戴皇冠的美人,它清新秀丽,窈窕多姿,它端庄高贵,贤淑恬静。对于无数向往的人来说,它蕴涵的神秘,像无语的风,飘逸的云,像亘古的落日 and 残月,令人生出奇幻的想象,深情的仰望。正是如此,历代文人骚客无法忽略这片多情而富饶的土地,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诗情,把荆州吟唱得异彩纷呈,悱恻缠绵。

在这个纷纭复杂,喧嚣浮躁的时代,能够保持清心寡欲,固守孤独,遗世独立,是一件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还好,我们幸运的生活在一个诗韵浪漫的城市,不管你经意与否,这种融入血脉的文化基因总会以它钟灵毓秀的慧根赋予我们丰富的精神内涵。与此同时,这块土地养育出了爱国主义诗人屈原,辞赋家宋玉,边塞诗人岑参等众多才华横溢,流芳百世的文化名人。

唐朝诗人张九龄忠耿尽职,秉公守则,直言敢谏,选贤任能,不徇私枉法,不趋炎附势,敢与恶势力作斗争,为“开元之治”作出了积极贡献。他的五言古诗,诗风清淡,以素练质朴的语言,寄托深远的个人理想,扫除唐初所沿袭的六朝绮靡诗风,贡献尤大。

玄宗遂于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为尚书右丞相,罢知政事。不久因他荐举的监察御史周子谅弹劾牛仙客,触怒玄宗,贬为荆州长史。在他郁郁寡欢,愁绪难解的时候,写下了《登荆州城望江》,感叹自己虽有忠贞的品质,济世的才能,但不能施展远大的抱负。诗曰:“滔滔大江水,天地相与流。经阅几世人,复叹谁家子。东望何悠悠,西来昼夜流。岁月既如此,为心那不愁。”

在荆州几千年的历史经纬间,遗存有上百首历代诗人吟诵的诗篇,它们犹如一串璀璨的宝石,把荆州描绘得雍容华贵,风情万种。荆州的盛景像磁石一样,深深吸引了诗人们羽扇纶巾,口吐诗珠,千古不绝。

李白、杜甫来过,陶渊明、孟浩然来过,白居易、李商隐、苏轼来过。这样说来,但凡历代著名诗人都来过荆州。在这片宁静祥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的土地上,他们找到了在其它地方不曾有过的灵性与激情。

乾元二年初春,被贬的李白行至巫山,正准备南下夜郎时,朝廷颁布大赦令。如此,李白经过一年多的辗转流离后,终于获得自由,这绝处逢生的好消息让他欣喜若狂。

李白登上一叶轻舟,独立船头,眺望两岸重叠的群山,风落扬帆,舟行如飞,青山瞬间从视野里退去。李白心潮澎湃,于是他以一种重获新生的喜悦,写下了“朝辞白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诗仙李白借托灿烂的朝日,美丽的彩云、巍峨的群山,空荡的猿声和仿佛从天际奔泻而来的滔滔江水,把一种跌宕起伏、激越豪迈的诗情注入了九曲回肠的荆江。

走进青莲巷,遥想“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嚼成剑气,一吐,就半个盛唐”的李白,英姿勃发,风流倜傥。

开元十二年底,李白第一次出川,途径荆门关,抵达荆州。李白此次出游没有明确目的地,荆州是他的首选。登岸后他以古城为中心,在城乡间饱览湖泽平原的秀美景色。荆州处于东西南北交汇处,商贩来往,经济繁荣,生活富足,一片繁盛景象。李白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写下《荆州歌》:“白帝城边足风波,瞿塘五月谁敢过。荆州麦熟茧成蛾,缲丝忆君头绪多。拔剑飞鸣妾何。”

在荆州有一条杜工巷,也叫杜甫巷。诗人杜甫曾经在这里生活过一段时间。大历三年正月,生活在蜀地的杜甫弃掉了房子和田地,决定闯三峡,下荆楚。3月,杜甫到达荆州古城,在这里他游历宋玉故居,怀念楚国的这位作家,勾起了对他身世遭遇的同情和悲慨。在荆州,杜甫逗留了半年,往返于公安、石首之间。

之后,他在荆州南浦登船,当天抵达油江口,结束了在荆州漂泊的日子。在他前行的小船上,诗人写下了《舟中》:“风餐江柳下,雨卧驿楼边。结缆排鱼网,连樯并米船。今朝云细雨,昨夜月轻圆。漂泊洞庭外,只应学水仙。”

唐朝诗人刘禹锡在公元822年从洛阳到四川上任做官途经荆州写下了《荆州州》:“渚宫杨柳暗,麦城朝雉飞。可怜踏青伴,乘暖著轻衣。今日好南风,商旅相催发。沙头橘柚上,始见春江阔。”

在这首诗里,诗人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浓郁的江南风俗图景。翠绿的杨柳掩映古老的宫墙,原野麦浪中雉鸟飞翔,草地里快乐游玩的人们沐浴明媚春光,南风吹拂,正是乘舟启程的好时候,商人和旅客们催促出发。江边榴梅林立,江面宽阔。

南宋诗人陆游曾在荆州逗留10天,尽管只是匆匆而过,但他留给荆州的诗句令人称绝,他在《荆州歌》里写道:“倚楼女儿笑迎客,清歌未尽千觞空。沙头巷陌三千家,烟雨冥冥开橘花。”

我想陆游在荆州的诗情一定异常兴奋,满眼的景色让他诗兴盎然,一唱三叹。接下来他又游览了许多古迹,时而感慨三国“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壮阔激烈,时而咏唱楚国“章华歌舞终萧瑟,云梦风烟旧莽苍”的衰落,更为“离骚未尽灵均恨,志士千秋泪满裳”的屈原悲剧。对于一个杀敌报国,驰骋疆场的诗人来说,荆州波澜壮阔,风云际会的英雄豪杰,无疑给了他们无穷的力量。

诗人是人类思想的精灵,他们多愁善感,目光犀利。在他们身上既有孩童般的纯粹,又有哲人一样的智慧与深刻。他们为了心中的梦想,义无反顾,视死如归。荆州是无数英雄建功立业的地方,也是诗人们抒怀寻梦的地方。那些平平仄仄的诗韵,流过故乡的山山水水,春华秋实而更加弥足珍贵,成为荆州千年的绝唱。

诗人在人们心中是真善美的化身,吉祥丰兴的预兆,纯洁的圣物。荷,花之君子者也!

荷花,也是平民之花,你看它素颜天真,朴实无华,柔得似棉,静得若玉。然烈日不能使其枯萎,风雨不能令其颓废。它的根深扎于地下,它的叶紧贴于水面,它是那片地依水恋土,一至到了秋冬季节,一片片枯萎的老叶残花还要落到水中,烂在泥里,为来年再展最后一份心力。

荷花低调中彰显着高雅,平凡中蕴含着伟大。没有什么比荷更能诠释自然。夕阳下的荷,妩媚里透着安然;静谧里透着清新。夏风轻摇,虚幻如梦。没有人能在荣耀面前安稳下来,而荷做到了。它有一种不需要任何点缀的潇洒,一种不在意世俗繁华的超然! 头顶长空,淡看风云。于宁静处观蜻蜓点水,在偏僻处伴蛙声齐鸣。这才是真正的荷质莲心!

荷,遍及祖国大江南北。它是池塘精灵,湖泊宠儿,水中仙子。红尘中,荷,或碧绿如玉,或凄美如诗,都能平添一丝意境于人。

荷花,脱俗飘逸。不奢求浓艳,不遗憾平凡。它不浮华,却拥有鲜活美丽的内质;它不倔强,却拥有默守一隅的坚贞;它虽然水中独立,却从不离群生友。静默独处都能和谐自然,怡然自乐。静静品来,荷花的清幽便从诗人的笔端溢出。应为洛神波上袜,至今莲蕊有香尘。”此时此情,若能有点雨来,恰助兴之清韵,那赏荷听雨的感觉,也会令人醉!

没有一种植物像荷花这样在精神上被赋予圣洁的光环,在文化上被赋予高尚的内涵。它有清正廉洁的品质。虽然环境冷酷,它不叹世态炎凉,不怨时乖命蹇,随遇而安,处之泰然,追求完美。“花开清水中,抱性一何洁。朱槛月明时,清香为谁发。”污者任自污,荷者能自洁。这个夏日,为荷而来,携莲而归,赏荷听香!

揽胜荆州

这个夏日,为荷而来

□ 陆剑

洪湖是世界上迄今少有且未被污染的淡水湖泊,有着自然纯朴的原始生态之美。

洪湖方圆百里,水面十分宽阔,水域53万亩。每逢夏天,莲叶荷花满湖,菱角铺满湖心,湖光掠影,水天一色,分外迷人。

从瞿家湾感受红色元素后乘快艇入湖时,那快艇掀起的波浪浪1米多高,把两岸的民宅、湖堤甩出好远好远。进入生态园,便可进行垂钓、赏荷采莲、划船捕鱼、渔家乐等水上特色的生态旅游;观荷长廊,全长1000米,是集我国目前所有水上长廊建筑之精华,结合洪湖水乡特点建造的,每3米的廊匾上都刻画有《洪湖赤卫队》的故事情节人物图。在水上长廊上悠闲漫步,静观生态园的美景,任思绪飘向远方,吹着风,哼唱着《洪湖水,浪打浪》,享受这大自然的乐趣,便有“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郎始觉有人来。”的感觉。当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时,那身穿荷叶、手拿荷花在水中嬉戏的场景让人瞬间忘掉所有烦恼,置身其中。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湖面倒映着美丽的荷花仙子,四周环绕着绿树红荷。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赏荷花之时还可乘船在水面上四处游玩,静赏洪湖水域之凉爽之宽阔之清幽之优雅,让人浮想联翩……

夏始之余,叶嫩花初,更是留恋于荷池莲间。荡舟心许,藕首徐回,橹将移而莲挂,船欲动而萍开。偶见荷女,纤腰束素,迁延顾步,恐沾裳而浅笑,畏倾船而敛眉。人融花相,相映成趣,观荷者醉,观人者痴,两相顾者,沉迷于画境不能自拔!

荷,是中国传统名花。花叶清秀,馨香四溢,沁人心脾。迎骄阳而不惧,出淤泥而不染。走近观赏,只见红荷托露,晶莹剔透;白荷带雨,冰洁无瑕;盛开的,恬静安详;带蕾的,娇羞欲语;还有那绿盖叠翠,青盘滚珠,圣洁得使人不敢打搅。

玻璃瓶采一抔光,悬向床头作太阳。莫道童心多可笑,已辉梦境亮堂堂。

——汪 荟(女儿)

玻璃瓶采一抔光,悬向床头作太阳。莫道童心多可笑,已辉梦境亮堂堂。

——汪业盛(父亲)



松花皮蛋

□ 刘德建

添足无异。

化学贯穿皮蛋制造的全过程,因其有公式可循,较上厨下灶更轻而易举。当尔手中掌握配料比例,即可尊为皮蛋大师。鸭蛋在料液中的反应是渐进的,它又有着避影匿形的神秘,我们称之为皮蛋的化学原理。渗透、分解、凝胶,这些高深莫测肉眼不可见的过程,工匠也不甚了解,但他们依然名传乡里。

腌制皮蛋的关键在于残液再次利用,这倒是有些技术讲究,须通过化验设备确定补充液的多寡。其实也如运诸拳术,不然目不识丁者皆能运用自如,何况粗通文墨的你?

皮蛋好吃与否,在于配料操作的精益求精。但凡规范严谨、小心翼翼,惟贤惟德去制造食品,皆无往而不胜。俟皮蛋成熟时,可裸手从料液中捞出,轻叩蛋壳,直接食用。

常见工匠皮裙围腰加身,长袖手套护手,唯恐料液飞溅腐蚀肌体。若配制新料尚可理解,但鸭蛋入缸达30日,再如此做派,是对缺乏自信的表现。有些工匠捞出皮蛋后,重三叠四清水泡洗,等待涩口碱味消弭,如此杜渐防萌,不如配方时谨小慎微。

“褐色表皮松花朵朵,松针清晰可见”是我为皮蛋包装撰写的广告用语。犹记得刚入行时,无人教导,在困境中探索殚精竭虑。夜读教材苦心孤诣,更多是为了生计。记得教材中以茶叶末、松柏枝论述皮蛋表面松花的形成,真是误人子弟。

皮蛋上的朵朵松花,为盐的结晶,当它析

出后,吸附于蛋白凝胶表层,呈现出类似松枝状的白色晶体簇。任何皮蛋皆可松花满布,但必要条件是时间,除此之外,别无它法。

皮蛋褐色也非茶叶浸染。未达30日的皮蛋色如琥珀,即使腌好的皮蛋,倘若长久裸露,也会色彩蜕变,转成黄色。茶叶改变色泽,松枝产生松花,这些现象不及的说道,已一去不复返。

松花皮蛋是地道的荆州风味,它是江汉平原丰富物产对我们的馈赠。皮蛋植根江汉平原,与荆楚血脉相通。原江陵郝穴电厂朱祥光先生,即皮蛋国家标准起草人。GB9694的国家标准自1988年问世以来,在泱泱中华沿用近30年,文中条款如今仍烙熟于心。

随着养殖工业化,古老的农耕文化“赶鸭子”正在渐行渐远,土鸭蛋亦日趋减少,但它并没有绝迹。当你切开皮蛋时,倘若层次鲜明,色彩斑斓,无疑是河沟觅食的土鸭蛋。如果色泽灰白暗淡,即是圈养鸭蛋之卵。

蛋黄黄流动的皮蛋为潜心,是荆沙人的最爱。选择也有技巧,一手持蛋,用手指轻弹蛋壳,凡是潜心皮蛋都会产生强烈震荡。若两端融化或蛋黄干涸,震惊将无功于蛋。

当我们剥离皮蛋壳,褐色表皮松针簇簇,蛋黄浓稠五彩斑斓,我们会感叹中国饮食的神奇。当软糯细腻缠绵于舌尖时,我们会赞美荆楚大地美食的丰裕。

荆楚松花皮蛋将以其独特的品质向世人宣示:荆楚味道,于斯为盛。

“六一”观升旗感赋

□ 黄秋月

才承甘露又曦光,荼荼满园春更芳。鼓乐铿锵圣洁,氛围肃穆仰端庄。文明养德传千代,礼仪安邦友八荒。民族复兴谁主宰,翘翘后起志昂扬。

光(父女同题诗)

昨晚,我躺在床上
盯着天花板上的灯光
突发奇想
早上,我一起床
就迫不及待地拿着玻璃瓶
跑到阳台上

收集阳光
我将
满满一瓶阳光
悬挂在床头
照耀我心亮
温暖,也亮堂

玻璃瓶采一抔光,悬向床头作太阳。莫道童心多可笑,已辉梦境亮堂堂。

——汪业盛(父亲)

母亲的“落口消”

□ 徐声超

荆州是我的桑梓故土,也是养育我60载的精神家园。在荆楚文化的大家族中,饕餮餐饮文化是楚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所创造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总和的丰硕成果之一。

沙市人对饮食是十分挑剔的。“一要吃口、二要实惠、三要便宜。”“落口消”这一沙市的时令小吃,今天的年轻人,也许从未听说过,但60岁以上的老年人还记忆犹新。“落口消”甜而不腻、入口即化,吃了口里不长痘。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一种深受老中青少喜欢的食品。

我的母亲便会制作这一项手艺。制作“落口消”,还是比较复杂的。首先要将纯糯米浸泡2个小时,然后用石磨磨成浆,加入糖精,让甜味溶入浆中,然后用勺子刮平于白铁盘中,用蒸气蒸熟。有点像现在的手工米粉,蒸熟后用竹杠子晒干凉却,冷却完毕将成熟的饼叠好切成像米粉一样宽,寸金糖一样短的形状,放在太阳下用席子摊开让太阳晒透,让水份完全蒸发。待干后用簸箕装着,待食

客来了就现炸现卖。炸出来的效果蓬松白如雪,新鲜爽口,入口即化不需要咬,当时售价为3分钱一包,5分钱包一大包。我的2个姐姐负责包装。由于当时我们家地处毛家巷毗邻中山路,这里有东方红剧院、人民电影院、沙市美舞厅、好公道酒楼,是当时沙市最热闹的地段,人流如潮、门庭若市。不少人到东方红剧院看戏,都会花上5分钱,购买一包落口消品尝,并啧啧称赞说:烟台的苹果,河北的鸭梨,都比不上贺嫂子的落口消好吃。

后来,遗憾的是,我母亲进了一家工厂,做了一名炊事员。落口消这一手艺没有在我们这一代薪火相传延续。如今品种繁多、琳琅满目的美食充斥着市场,但我还是十分怀念母亲做的落口消。

美食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乡愁。美食之美,因人而异,因而而易,难以忘怀,不能磨灭。这些儿时、少年、青年、老年的味觉记忆,伴随了我一生,牵挂了我一生,激励我一生,也将影响我一生。